

黎巴嫩终于又有了国家元首

文/钮松

1月9日，黎巴嫩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正式当选该国总统，自上一任总统米歇尔·奥恩于2022年10月31日任期届满卸任后至本次总统选举前，黎总统之位已有两年多的空缺。约瑟夫·奥恩的当选既有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加速演进的现实背景加持，也有其军职身份及美、法助力的影响协同发力。他的上台，将给黎国内外局势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选择军人出任总统是“传统”？

黎总统职位由议会选举产生，需全部128名议员出席2/3以上才能投票，首轮投票中候选人至少获得2/3的选票才能当选，否则将进入第二轮投票。黎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虽然总统是黎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但在1989年沙特、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参与调解黎局势并达成《塔伊夫协议》为黎内战划上句号后，该国实际权力已转移至总理手中，武装部队亦需服从内阁领导。即便如此，总统仍是该国最重要的国家象征，也是黎教派分权制“三驾马车”中不可或缺的一极。

此次奥恩之所以能顺利当选，离不开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



综合作用。首先，黎巴嫩真主党所支持候选人的退选为奥恩的总统之路扫清了主要障碍。基于历史原因，黎采取教派分权制，即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士出任总统、总理和议长。具有什叶派背景的真主党，无法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故而选择支持其在议会的盟友——基督教马龙派政党“马拉达运动”的领袖苏莱曼·弗朗吉亚为总统候选人。米歇尔·奥恩卸任后该国迟迟无法选出新总统，便与真主党及其党派盟友在议会的强势地位有关。随着真主党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遭遇重挫并最终改变竞选思路，苏莱曼·弗朗吉亚于1月8日宣布退选。其次，奥恩的军职身份成为各方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奥恩是黎第五位有军队总司令经历

的总统，这印证了在遭遇国内政治危机之际选择军人出任总统是黎的某种“传统”。就在2024年11月，黎议会还将奥恩的军队总司令任期延长了一年，现任军职身份成为其总统之路的“加分项”。

奥恩荣登总统大位还离不开域外大国的支持。法国作为黎前宗主国，对黎政治的强烈关注和深度介入已常态化、公开化。就在2024年11月26日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为期60天停火协议的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便敦促黎“立即选出总统”。11月28日，马克龙的特使让-伊夫·勒德里昂还在黎议会见证了延长奥恩军队总司令任期决议的通过，随后他与黎议长贝里会面讨论黎总统选举问题，同日黎议会决定于今年1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同时，美国

也一直在援助黎军队，奥恩本人与美关系良好。奥恩毕业于黎巴嫩美国大学且曾在美国接受军事训练，在其黎军队总司令任内，美国持续援助黎军队，旨在遏制真主党在黎的影响。

面临国内两大棘手难题

奥恩上台后，其对国内两大棘手难题的应对方式将会直接影响黎未来发展走向：一是如何统一黎军事武装，二是如何破局国家现代化发展困境。

长期以来，黎政府都希望能将国内各军事武装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真主党武装。真主党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期间兴起，被认为是由伊朗帮助成立的什叶派政治与军事组织。1990年黎内战结束后，真主党以抗击以色列为由拒绝解除武装，此后其一方面自1992年起融入黎政治进程参加议会选举；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后逐步将该地区置于自身掌控之下。作为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的主要成员，真主党武装以黎南部为大本营，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始为策应哈马斯对以色列展开袭击，而黎政府和军队则在双方冲突中角色尴尬。以色列在2024年11月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实际也含有对黎军队取代真主党武装在黎南部存在的期待。如何进一步调和黎军队与真主党武装间的

关系，是奥恩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黎曾被称为“中东瑞士”，但近年却深陷国家治理困境。自2019年以来该国便陷入严重经济危机，2020年的贝鲁特港大爆炸又重创该国元气与国民信心，使黎深陷经济剧烈动荡、恶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电力短缺之苦。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以冲突不断加剧，这使黎国家发展倚重的旅游经济遭受打击，金融业和农业亦受到持续冲击。世界银行在2024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估算称，黎以冲突致黎遭受85亿美元损失，这对黎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今年1月13日，奥恩任命纳瓦夫·萨拉姆为总理，萨拉姆提出了经济建设全面计划，主张改革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为贝鲁特港大爆炸受害者伸张正义等，试图以“团结”和“包容”来破解黎现代化发展困境。

如何应对地区局势风云突变

黎仅有两个陆上邻国，即叙利亚和以色列。就在奥恩当选总统的一个月前，叙反对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推翻阿萨德政权；奥恩当选总统十天后，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开始艰难执行。更为迫切的是，黎以停火协议已于1月26日到期。面对地区局势的风云突变，黎着实难以云淡风轻。

长期以来，叙对黎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2005年前，叙

曾长期在黎驻军。2005年后，叙则通过支持真主党介入黎政治。随着2024年12月阿萨德家族对叙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结束，“沙姆解放组织”及其盟友开始组建过渡政府并寻求国际承认。奥恩上台后，旋即派出看守总理纳吉布·米卡提访问大马士革并与叙过渡政府官员会面。但与此同时，奥恩对叙过渡政府仍持观察态度。长期以来，奥恩反恐态度坚决，还曾发起针对盘踞黎叙边境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的军事打击，而掌握叙政权的“沙姆解放组织”曾有“基地”组织背景，在履行国际社会呼吁的反恐责任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奥恩对叙过渡政府的适时主动接触与坚守反恐底线，构成其对叙政策的“一体两面”，这将对叙过渡政府形成一定牵制。

在本轮巴以冲突将暂告一段落之时，进一步管控黎以冲突也是奥恩亟待处理的关键问题。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身为军队总司令的奥恩在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以色列也对其充满期待。奥恩当选后，以外长萨尔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贺，称这会增进两国的良好关系。在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搞好平衡的前提下，巩固并扩大黎政府在黎南部地区的存在，促成该地区持久性停火止战，将会是奥恩着重发力的方向。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